

GONG QING

楼台宫阙，情锁红颜；万里江山，为君痴狂。
当芳华渐老，聚散匆匆，
能留住的仅仅只是一段飘忽的记忆……
美女作家杨冬儿三年呕心沥血之作，
唯美的文字，细腻的情感带你穿越时空，
沉沦在一段爱恨缠绵，委婉凄切的爱情故事之中。

宫情

杨冬儿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GONG QING 杨冬儿 著

宫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情 / 杨冬儿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13-4327-7

I. ①宫…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8044 号

●宫情

著 者 / 杨冬儿

出 版 人 / 方 鸣

策 划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文 箏

责任校对 / 孙 丽

装帧设计 / 顽瞳书衣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4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327-7

定 价 /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宫情

引 / 001

第一章 误妾期 / 002

第二章 绝杀令 / 009

第三章 倾城怨 / 018

第四章 声声叹 / 024

第五章 红颜恨 / 029

第六章 孽欲调 / 035

第七章 伤之韵 / 042

第八章 巧相逢 / 047

第九章 若相惜 / 051

第十章 饮爱盅 / 056

第十一章 缠绵欲 / 065

第十二章 费思量 / 071

第十三章 谋富贵 / 078

第十四章 鸳鸯错 / 085

第十五章 玉鸾情 / 094

第十六章 云雀梦 / 101

第十七章 困深宫 / 109

第十八章 双心怨 / 114

第十九章 谋同舟 / 120

第二十章 夜惊变 / 128

第二十一章 冷为霜 / 135

第二十二章 无情诀 / 144

第二十三章 芳草远 / 152

第二十四章 冷红落 / 159

第二十五章 明月残 / 165

第二十六章 梦已杳 / 172

第二十七章 断乌丝 / 179

第二十八章 负风月 / 186

第二十九章 折海棠 / 193

第三十章 锦衾寒 / 201

第三十一章 魂消散 / 209

第三十二章 重相会 / 216

第三十三章 殒玉鸾 / 223

第三十四章 结狐朋 / 231

第三十五章 心离分 / 239

尾声 / 248

话外 心淡似菊说青丝 / 249

引

伊人伫立在三千红尘中不肯老去，只是不住地沉溺、不住地沉溺。朝如雪，暮为霜，直至满头青丝成银发。

在浩渺无边的红尘之中，究竟何处有真情呢？每一次的怦然心动，每一次的倾心相许，到头来，一切都将化作虚无。

唯剩衣袂伴着青丝漫天飘飞，纪念着这个属于传说的传说……

第一章 误妾期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江南曲》·李益

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太后穆青丝挥手退去立在两旁谨慎保护着她的禁卫军们，带着贴身侍婢云丽静静地伫立在陀云国的皇城城楼上。

此刻已是夕阳漫天。天上迤迤着几块白丝条般的云彩，涂上一层薄薄的晚霞，宛如宫人刚刚织出的鲜艳彩绸，装点着碧蓝的天空。

一阵风吹过，吹动老太后披在身上的纹龙披风，撩起她耳际低垂的缕缕银色白发。只可惜她老了，已无心欣赏这黄昏的美景，她耳目迷蒙，竟连此刻温暖轻柔的光线都觉得分外刺眼。她举起早已形如枯槁的手，挡在自己的眼前。

“云丽，皇上要咱们什么时候迁出皇宫？”穆青丝缓缓问道。

“太后，皇上定下的期限是明日……”云丽回答。

她十分担心年迈的太后接到由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皇帝要她择日迁离皇宫的消息以后会太过激动，伤了凤体。说得浅白些，“迁离皇宫”便是“赶出皇宫”，毕竟皇帝要将老太后从皇宫里头赶出去，是开朝以来史无前例的事情……

“云丽，终于能离开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只可惜我老了，再不是当年的穆青丝了……”许久，太后终于开口说道。

“假若人的一生可以任凭自己选择，假若他可以不那么早死去，那么今天皇上把我赶出宫去，我该是多么欢喜呦！可是，他死了，死了，他们一个都死了，全是死在自己的孽障上！”穆青丝眯起早已失去光泽的眼睛，喃喃地说着。不知不觉酸痛袭来，眼泪滴落。她习惯地用手拧着眉心，一双无光的凤眼无可奈何地闭上了……

往事忽然之间如同铺天盖地的波涛喷涌，一霎间涌进太后穆青丝苍老的心房，断断续续的片段接踵而来，残缺但却刻骨铭心……

都说陀云国穆魏钊将军的女儿年方十二，出落得如一朵傲放的牡丹，一顾倾人城。

阳春三月，满眼尽是桃红李白，碧绿生青。皇城郊外，绿波渡口的青草地上，穆青丝手中拽着一条细长的红线，兴高采烈地对身旁的婢女玉鸾嚷道。红线的另一头绑着一只画工精致的蝴蝶纸鸢，正腾在半空之中随着春风遥遥飘荡。

“玉鸾，你快点儿，让风筝飞上去呀！再高点、再高点！”

“知道啦，知道啦，小姐，看你急的，快快把红线收紧才好啊！”婢女玉鸾也跟着小姐一起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春色正好，春意正浓，景物如绣，这放着纸鸢的一主一仆的出现，无疑平添了此刻别样美丽的景致，引得踏青的公子哥儿纷纷驻足观望。

“小姐，不如我们回去吧，这儿实在有些人多嘴杂，若是被人认出来，那就不好了。”

倒是玉鸾心细，瞥见此刻的场景，停了下来，伸手拉了拉穆青丝的衣袖，细声地说道。

“玉鸾，我告诉你，今儿个断不许再跟我提回去的事情了，你看你看，风筝都快飞走了，你还不快点儿帮我取回来！”

玉鸾抬头一望，原来是刚才一不留神，风筝被风儿刮断了长线，悠悠荡荡地朝着草地的另一头飞去。

“哎呀，真要飞走了。小姐你在这儿等我，玉鸾这就去帮你把风筝拾回来！”玉鸾连忙说道。

可谁知穆青丝兴致正浓，哪肯停下来，只听她连声说道：“我们一同去把它拾回来，今儿只有这只风筝了，可不能再丢了！”

主意已定，只见这一主一仆倩笑嫣然地随着风筝飘落的地方追寻而去。

眼见就要追上的时候，风筝却突然在半空打了个转，急急地坠落，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前方一位白裳男子的头上！

男子被这从天而降的风筝所扰，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便见前方急急匆匆追寻而来的穆青丝和玉鸾。

“哎呀，小姐，这……”

玉鸾眼尖，远远看见风筝打在白裳男子的头上，立刻便惊叫起来，心知确实是有违礼数的事，于是赶紧停下脚步，轻声地询问着穆青丝。

眼见自己闹出了岔子，青丝也自觉不妥。只是这只蝴蝶纸鸢实在是心头所好，难以舍弃，不得已间，只得咬了咬银牙、硬着头皮走上前去，向着白裳男子盈盈施了一礼轻声说道：“实在是奴家的过失，才让这纸鸢不慎打落在公子的头上，扰了公子，还请公子受奴家一礼，千万不要介怀才好。”

“是啊，是啊，还请这位公子大人大量不要计较，且将纸鸢还与我家小姐才好。”见到自己的小姐向这男子施礼道歉，玉鸾也不敢半分怠慢，赶紧跟着也朝男子作了一揖，朗声说道。

但是，好一阵子过去了，这主仆二人却丝毫不见男子的一声回复，难不成他让纸鸢给打傻了？穆青丝禁不住缓缓抬头，朝前方的男子望了过去……

她那双妩媚的眼睛正好与白裳男子深邃的眼眸对了个正着。

玉鸾见状也赶紧跟着小姐抬头望去，眼前的场景可是让她讶异极了，只见自家的小姐与那白裳的男子怔怔地对望着，男子望着小姐的眼神让玉鸾感觉有些奇怪。而且，男子英俊的脸庞也让玉鸾瞬间红了脸颊。

“这般英俊的男子，倒是少见……”玉鸾在心里头偷偷地想道。不过当务之急，是赶紧让小姐缓过神来才好，毕竟这大庭广众的，男女授受不亲，还要这样久久凝视着，让老爷知道了，非得大发雷霆不可。

一想到这里，玉鸾再不敢有半分迟疑，赶紧拉拉穆青丝的衣袖朗声说道：“小姐，时候不早了，再不回去，老爷又该着急了……”

话音未落，她便急急扶着穆青丝转身便欲离开。

“小姐请留步，这只纸鸢小姐还未带走呢！”

终于，男子定下神来叫住这俏丽的主仆二人，双手拿着纸鸢，彬彬有礼地说道。

听到男子的话语，玉鸾不敢有半分停留，赶紧匆忙地回过身来，伸手接过男子递回来的纸鸢，又重新扶着穆青丝提步而去。

尽管心头有些与往时不同的异样，但穆青丝也颇觉不该这样与陌生的男子多作言语，索性也任由玉鸾搀扶着，款款离去。

而就在此时，她的耳边，却忽然听得身后白裳男子朗朗地吟诵：“湘江

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含愁更奏绿漪琴，调高弦绝无知音……”

卢仝《有所思》的篇章缠绵旖旎，声声在耳，直到渐行渐远再听不见男子的声音，穆青丝却仍然在心底默默地接续着白裳男子所念的词句：“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似君。”

何曾想到，这一阙诗篇，竟成往昔……

“太后，往事不可追，已成惘然，终归是命中注定……”站在太后身后，年过四十却依旧娴静如水的云丽轻声地安慰。

命中注定……

然后顺着云丽的声音，穆青丝眼前又浮现出当年的那一个深夜，万物俱寂，但穆将军府中，依旧灯火通明。灯火通明，却丝毫没有温暖的感觉。

“父亲大人，女儿不要入宫！这一辈子，与其嫁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不如让女儿追随父亲去守边关、杀敌寇，一世戎马！”穆青丝拉着父亲穆魏钊的手，坚决地说。

穆魏钊回过身来，看着一脸坚定的女儿，心中不觉感慨万分。这个女儿，果然与她的娘亲一个脾气！

“青儿，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圣上已经在金銮殿上降旨，钦点你入宫嫁与平阳太子为妃，这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又怎由得你不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厉声问道。想起那道黄澄澄绣着龙纹的圣旨，以威严不可冒犯的姿态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向自己宣读的场景，穆魏钊思绪登时纷杂无比。

“请爹爹原谅，无论如何，青儿定然是不肯入宫去嫁与那个什么平阳皇太子的，我不管他是皇亲国戚也好，权臣贵胄也罢，总而言之这个男人，青儿不嫁！”穆青丝丝毫不给父亲说话的机会，半带娇嗔半带埋怨地说道，连头上的步摇也随着她激动的语气而来回晃动个不停。

“混账！越说越不像话了，爹爹我是怎么教导你的？都说大家闺秀就要有大家闺秀的样子，像你这样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终于，穆魏钊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一巴掌重重地拍在茶几上，力道之大，把茶几上的茶杯都震裂了。

“谁不知道一入侯门深似海？谁不知道自古伴君如伴虎？谁不知道皇上拟这么一道圣旨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我身为臣子，君命又怎可违抗？”只

听他接着狠狠地说道，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穆魏钊的一声怒喝，打乱了青丝心头的涟漪。

桌案上的圣旨，显得格外醒目，圣旨之上的那一句话，犹之更甚：“大将军穆魏钊之女穆青丝着封平阳太子妃，择日进宫。钦此。”

“我不管这什么圣旨不圣旨！反正要我嫁给那个什么平阳太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青丝看着圣旨上的一笔一画，越想越来气，顺手抓起圣旨，一把狠狠地扔在地上。

“你……你这是干什么！小小女儿家，竟然对皇上如此不敬！”

显然，穆青丝的举动让穆魏钊大为吃惊，他又气又急，竟然一巴掌打在了青丝脸颊之上，又赶紧俯下身去，拾起地上的圣旨，环顾四周无人，才略微松了一口气：“幸亏夜深人静，无人见到，不然你我父女两人的人头铁定不保！”

穆魏钊只顾着收好圣旨，却不料身旁的青丝正伸手捂着自己热热的脸颊冷冷地盯着他：“爹爹，你打我！女儿长这么大，爹爹从来都舍不得对女儿说一句重语，今天你竟然打我！”

伴随着满腹委屈，热热的泪水瞬时淌落，穆青丝眼中闪过一丝怨念：“难怪寒姨总说，当年便是你所谓的耿耿忠心让娘亲伤透了心扉，害得她早产生下孩儿便香消玉殒。如今，你又要用你的耿耿忠心将女儿送进宫去！女儿好恨！好恨你！”

天空突然一声霹雳打断了青丝话语，闪电过后，便无端下起了倾盆大雨，雨点从空中纷乱洒落，天地之间一片阴霾。

穆魏钊还来不及说些什么，穆青丝便径自悲伤地转身往门外飞奔而去，如一只轻盈的燕子，瞬间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青儿，你回来……”穆魏钊想要开口阻止自己的女儿，话未出口，却觉喉中哽咽，想不到自己一生戎马、沙场杀敌没有半分的退缩，却在此刻心力交瘁，悲由心生。

“老爷莫急，小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她正在气头上，您说什么都是没用的。老爷宽心，还是让奴婢去把小姐找回来吧。”一直站在旁边不敢出声的玉鸾说道。

一瞬间，穆魏钊发现自己苍老了许多，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再不是往日里

驰骋沙场、统率三军，威名远播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穆魏钊、穆大将军了。

“穆虎，你出来。”望着玉鸾远去的背影，穆魏钊无奈地朝夜色阴暗处打了一声招呼，一个彪形大汉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将军，末将在此听候差遣。”穆虎伏在地上，说道。

“穆虎，去，按本将军的计划行事吧！”又是一声叹息，穆魏钊无奈地说道。

“是，末将得令。”穆虎领了命令，站起身来，扬了扬身后的披风，转身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一骑快马载着穆青丝，踏破了春夜的安静，碾碎红尘，飞快地朝着城南边上的荒郊奔腾而去。

马背上的青丝一袭夜行锦衣，蒙着一层面纱，试图遮挡自己的容颜，但是马蹄狂奔、风儿猎猎，还是照样不停地把她的面纱撩起，露出她绝色的容颜。

“马儿你可要跑得再快点，快点把我送到绿波渡口去，只要过了绿波渡，出了城门，我便不用嫁做平阳太子妃，我便可以隐姓埋名，过我自由自在的生活！”马蹄一路飞驰不停，可是穆青丝的心却丝毫都没有放松过。她知道自己今日的所作所为定然不能得到父亲的原谅。但要她安下心来，接受圣旨，嫁与平阳太子为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毕竟爹爹与自己十指连心，等过些时日，爹爹的心渐渐放宽下来，他定然能够原谅她的。

眼见着离城南边越来越近了，青丝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雀跃起来。马儿已经飞奔一条又一条的街道、绕过城墙宅院，只要再穿过前方的一片树林，便能到达城墙门口了。

但就在这时，林子里头突然蹿出一队彪形大汉，一见到穆青丝的马匹，他们立即“刷”地一下跪了下来。

“穆将军请小姐速回将军府！”穆青丝勒住快马，定睛一看，为首说话的汉子，正是穆虎！

“穆虎！你们这是作甚，竟敢挡本小姐的道？还不快点儿给我让开！”青丝愤怒，手中马鞭狠狠一甩，“啪”的一声，差点儿就抽在了穆虎的脸上。

“穆将军请小姐速回将军府！”面对穆青丝挥出的马鞭，穆虎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纹丝不动，再次说道。

“穆虎！你回去告诉爹爹，请爹爹宽恕我的不是，但是这将军府，我是断然不会跟你回去的！”青丝说着，勒紧了缰绳，命令马儿后退几步，准备飞纵而起，跨过跪在地上的穆虎一群人等。

但是穆虎早已料到小姐会有这样的想法，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他口哨一响，一排彪形大汉齐齐地站了起来，迅速改变阵形，将穆青丝团团围在中间。

“小姐如果想要反抗穆将军的命令，那唯有恕末将不敬了！”穆虎的眼中凶光毕露，冷冷地说道。

“穆虎！你好大的胆子！”看到穆虎众人的架势，青丝暗叹不好。穆虎可是父亲手下一等一的武功高手，一个穆虎已经够她招架的了，更何况穆虎今天带来的是他手下的一队精兵！

“穆虎，你要阻拦也罢，你能让道更好，不论如何，本小姐今天是一定非走不可的！”抬头见天色已快要渐渐泛白，青丝的心头更加地焦急。她不敢在此与穆虎交涉太久，只得咬咬牙狠下心，做好了狠斗一场的准备。

“既然如此，那末将唯有得罪了！”穆虎也不示弱，瞬间抽出腰间宝剑，摆好阵势，等待穆青丝出招。

只见穆青丝一个轻盈的飞身，已从马背上翩然落地，长剑在手，准备迈开脚步，朝穆虎的命门刺去……

然而就在这时，青丝身后一个健硕的身影忽然从暗处飞出，趁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到她的身后，对准她的后脑勺凌风一掌！

穆青丝只顾着招架面前的穆虎，没有防备自己的身后，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便被身后这一掌重重击昏……

第二章 绝杀令

金井堕高梧，玉殿笼斜月。永巷寂无人，敛态愁堪绝。玉炉寒，香烬灭，还似君恩歇。翠辇不归来，幽恨将谁说。

——《生查子》·孙光宪

时间如梭，一晃已过四月之久……

一夜凄雨绵绵难绝，打在芭蕉叶上，如同眼泪，点点零落。

就在太子府的紫宸殿的后花园中，新王妃穆青丝已经一言不发地整整站了半晌。

“娘娘，您都站了好久了，玉鸾扶您坐着可好？”看着已经贵为王妃的穆青丝一腔伤怀，玉鸾心疼不已，又恨自己无能为力，无法为小姐解忧愁。

“玉鸾，我在想，这红尘滚滚为何总有如此之多的无可奈何发生？”终于，青丝缓缓开口，许久不曾出声，嗓音竟有些沙哑。

“我在想假若青丝并非出身侯门，父亲未曾手握兵权，是否今生今世青丝的命运便可更改？”望着漫天的雨丝，青丝继续怔怔地说道。

“可是小姐……”玉鸾说着，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望了望自己的四周，自从穆青丝入宫至今也已数月，可她依旧未能习惯将自己自小陪伴的小姐称呼作“王妃”。可是宫中耳目众多，稍有差错便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每次玉鸾都不得不小心谨慎。如今见了四下无人，她终于敢放了胆子，妥妥当地继续说下去。

“可是小姐，咱们当初与老爷耗着死都不肯入宫，到如今不入宫也都入宫了，而且太子殿下对小姐也是隆宠备至，奴婢以为小姐还是应该宽心才好，总这么忧郁下去，奴婢实在担心小姐会把身子骨给累坏的。还有，我知道当初因为入宫的事情，小姐连夜出逃，是老爷亲手一掌击昏小姐带回府中的，小姐兴许还在因此埋怨老爷，但是老爷也有老爷的难处，弄伤小姐，玉

鸾相信实非老爷所愿，还请小姐原谅老爷才是……”

自打玉鸾懂事起，小姐一直是她最亲近、最喜欢的人，她殷勤地伺候着小姐，丝毫不敢有半分怠慢。小姐的快乐是她的快乐，小姐的荣宠是她的荣宠，小姐是她的天，小姐是她的一切。

玉鸾的话说得极是，不知不觉之间穆青丝入宫被当朝天子册封为“平阳太子妃”已有四月。这段光景里头，平阳太子对她这个由父皇为自己选来的妃子是十分满意的。

就在大婚初毕洞房花烛的晚上，平阳太子迫不及待地将新为王妃的穆青丝拉上了床帏，压在胯下。

这是一个对平阳与旁人来说极为美好，对穆青丝来说犹如噩梦的夜晚。仿佛她心里头少女如春的快乐在一瞬之间被无情掠夺，剩下的唯有冷淡与落寞、孤傲与无奈。面对金碧辉煌的太子府、面对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丈夫”，从此以后将被她称呼为“太子殿下”的男子，青丝的心中没有一丝欣喜，更丝毫没有所谓“爱”的存在。

她不在乎自己要去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男人，他长着什么样子，他是否和善。她只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已被一只无情、强悍、让人无法反抗的黑手所牢牢掌握。她只知道当朝皇帝的一道圣旨，便随意地操纵着她的命运。她只知道那道无情的圣旨要求她必须将自己的身体、感情全部交给这个她根本不爱的男人，否则正如父亲所说的，穆氏九族将皆被株连。她只知道父亲为了保全九族的安好，而被迫无奈亲手将竭力反抗的她击昏带回府中……

那个黄昏刚过、四处喧闹的夜晚，太子府上下一片灯火通明、张灯结彩，可是那晚的夜空却丝毫没有受到感染而变得绚丽多彩，却一反常态的一片墨黑，连一颗明灭的星星都不曾见着，仿如黑云压顶。

新王妃穆青丝被侍女们小心翼翼地架进紫檀浴桶中香汤沐浴。水中玫瑰花的香味萦绕着她的身体，玫瑰花支离破碎的花瓣随着她的脚上下浮动，抹抹残红触目惊心。在明亮的烛光之中，她赤裸着的身体被侍女们细细地抚摸着，墙上映照出她们上下忙乱的影子。无数的手以及那些被无情撕裂得残残碎碎的美丽花瓣在她的身子上滑来滑去，她只能如同一个毫无知觉的木偶，被迫地任凭那些手、那些水、那些花瓣在她的身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接着穆青丝被陌生而华丽的衣裳包裹了起来，又换上另一拨的宫女弓着

身子拢上前来，为她精心地梳妆打扮。殷红似血的嫁衣、犹如滴血的红唇、满头金光的首饰……让向来喜素的她觉得分外恶心。

恶心但却根本不能抗拒、不可逃离。直到最后，穆青丝在菱花镜中看到了自己——再不是原来的自己。

她知道自己再不是原来的穆青丝，从此以后，将军府中那个俏丽娇艳的穆青丝已经湮没在滚滚红尘之中。

夜更深。无情的更漏声声带着满身酒气的平阳太子急不可待地重重推开宫门。

“美人！我的太子妃！”醉意蒙眬的平阳太子毫不犹豫地一把扯开新王妃穆青丝的华衣。穆青丝忽然闻到自己身上散发的一股馨香。

这股香气撩人，可她却觉得格外的恶心。这样的一股馨香于此时此刻来说，是这样的可怖。

“美人，我的太子妃！来吧！”平阳开始疯狂地褪去自己的衣服，很快便与同样赤身裸体的穆青丝紧紧地贴在一起……

所有的灯火就在这一瞬间熄灭。一股陌生的、令人厌恶的气息袭来，青丝惊悸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冰清玉洁的身体被平阳搂抱侵占着！平阳近乎疯狂地亲吻几乎令她窒息，很快他便疯狂地近乎强暴地把她带进另一个世界。从此完璧无瑕的穆青丝走了，锦榻上的她只在片刻便成为了一个女人，成为了平阳胯下征服的平阳王府之中的另一个女人！

平阳那么疯狂地不顾青丝感受的强暴，让她格外反感。她无辜地被压迫、撞击、撕裂！泪忽然无声地从眼角淌落。怔怔地望着罗红帐顶，青丝忽然想起自己对父亲说过的那句话：“父亲大人，女儿不要入宫！这一辈子，女儿更不要嫁人，与其嫁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不如让女儿追随父亲去守边关、杀敌寇，一世戎马！”

原来世间之事由不得她半分执意，原来当初的豪言壮语只能是一时的空谈。再反叛、再不羁的想法，都只是年少无知。忽然，穆青丝觉得自己再也不责怪父亲当日的无情出手了。她疼极了，她无数次想推开身上这个可恶至极的男人，她开始疯狂地叫喊，可是周遭一片死寂，根本没有谁能来帮助她。

“不要再这样了……不要……不要……求你了！”青丝开始苦苦地哀求平

阳，她希望他能怜惜她的疼痛，她希望他能体谅她已经疼得难以忍受。她甚至感到恶心，天旋地转。

可是平阳并没有因为青丝的哀求而停下自己的动作，反而因为新王妃的哀求声而感觉自己越来越亢奋，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向新王妃宣告，从此以后她就是他的，她只能是他的！

紫宸殿中传出来初为王妃的穆青丝初夜的惨叫声。这撕心裂肺的叫声，如同一道无情的冰箭，割破太子府黑色的夜空，弥漫在寒冷的空气之中。

守在寝宫门外的玉鸾听得泪流满面，她的耳朵忽然在青丝的惨叫声中长满冰刺，冰刺登时蔓延，刺入肉中。她痛苦难耐，只能蹲下来将头埋在双臂之间细声地啜泣，尖尖的指甲陷在自己的手臂之中，用力过猛，甚至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守护殿外的侍女宦官们面面相觑。他们从未听过平阳的哪个女人敢发出如此的惨叫，他们对这个大胆而任性的新王妃感到讶异，甚至他们误会了新王妃，只道是新婚燕尔于干柴烈火之夜，王妃竟然能如此享受……再然后，有人开始断言，这个新王妃果然与府中那些旧的来得不一样！

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天的一边淡淡地拖直了一条乳白色的狭带，好似要将朦胧中的所有一切束合在一起。一种酒醉了似的绯红渲染着，接着又是一抹沉重的灰色浓云，晨曦来临了。

过去的一夜，痛苦的女人不止穆青丝一个。

毓秀殿里头的梅绶儿也是一样的悲愤难耐。

“好啊！好极了！这太子府里头的主儿倒是一个一个地多起来了！我看哪，就快没有我梅绶儿站脚的地方了！”梅绶儿望着紫宸殿的方向，冷冷地说道。

“娘娘，您不要气坏了身子，不管咱们太子府里头多了多少个主儿，太子殿下最心疼的还是梅主子您的！”一旁的侍婢桂兰小心地说道。

“心疼？若是心疼又怎么会再弄个什么穆青丝进来呀？男人，真的不是东西！”听了桂兰的话，梅绶儿突然一声冷笑。

这时，桂兰走到房间门口，急急地推开门扉往外头望了望，又小心地将门轻轻关上，再折回梅绶儿的耳边，小声地说道：“我听下人们都在议论，